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三目錄

貴州

布政使

黃璉

周津

張吉

王汝舟

江珍

叅政

何淡

汪鳳

羅安

羅堞

陳良謨

叅議

尤安禮

杜詩

按察使

胡器

涂謙

于鏊

朱璣

羅欽德

副使

張敏

陳琦

閻閔

諸偁

沈霽

蔣信

僉事

方沙

黃大廉

知府

王延素

李允簡

交趾

附

布政使

張顯宗

叅政

房安

知府

劉子輔

知縣

陳禎

目錄 甲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二

貴州

布政使

貴州左布政使黃公埏墓志銘 林 俊

晉安亂既平揆事錄功黃公求我當進秩故事方伯
進秩中丞為常公資望已淹矣方須有 新命則以

訃聞弘治壬戌九月也生正統丁巳四月諱璉字汝

器犀 八入 國朝犀坡第進士自公始蒲為給事

為叅議無遷者遷亦自公始木訥簡野退然若農家
先是時進士偉儀觀音吐洪亮無南語則選給事公

不得選給事及是擇才望爲宜公選給事署之戶科
督後湖而南聚天下民版磨校之又職言天下事公
持大體不掇拾人小過汪直擅柄王越相倚爲姦利
公率科道極言 憲宗逐二人連其黨以盡其爲浙
藩叅議提督溫處銀冶礦故竭率輸自民以糧爲差
新礦間一出盜盤據之民重驚擾公曰礦地利也不
輸諸地輸諸民天下皆治也獨溫處然哉且新礦徒
餌盜奚功於國與民遂擒其魁散其徒疏言罷課塞
礦民永永使 上曰可公遂改雲南雲南糧屯出者
十五六武流侵盜漫不可爲疏理公嚴限之歲輸告

完撫巡上勞績爲司叅政貴州命已下矣三年進右
布政使又三月轉左累階正奉大夫正治卿公久在
貴州夷民馴習無間志賢練上乎而普安事作坐是
不可遷葢普安上知州死妻亦魯謀自襲毒殺其庶
子生事者急之魯遂爲變官多被誣辱公長僚顧獨
脫溲溷魯疏自直獨不挂公一句總督軍務大司徒
王公待之殊等供饋主畫公亦力爲之盡故評第功
特加嗚呼公已矣是士夫之慟也公靜定渾晦不市
恩不養交不立崖異實常譽先久以宣徹其視事也
星出入爲期嘗曰人須自立忠信廉謹吾事也其升

落毀譽吾寧知之凶號求我歷清顯幾四十年俸食
贏餘以修先祠先墓周九族鄉舊之貧田不頃增屋
舊隘迨公之妻子亦莫不視爲安固不知有今日也
有洪量在浙江以吏失公移爲御史所中滯右遷其
後御史謫幕下公略修怨薦之彌力所居望江南村
水縮公告守令鑿渠自小山抵巖沁引木蘭延壽二
水以溉田用腴又告巖沁更鑿則秋蘆之流可會二
水舟由瀨溪抵江上五六十里可息肩背爲奸者所
格工中寢至今人吊遺蹟爲慨曾祖宗道祖宏中父
本清封徵仕郎南京戶科給事中母俞氏贈孺人

貴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公津墓志銘

楊廉

公諱津字文濟別號月航世爲慈谿宦族高祖可權
元典史曾祖弘永樂中任柘城知縣有惠政祖塋不
仕父鏗以公貴封監察御史母葉氏封太孺人公領
成化庚子鄉薦登甲辰進士學士楊公守陳一見奇
之謂濟時才也丙午授行人 憲廟升遐嘗被詔告

哀南方嚴肅禮儀至姑蘇巡按王御史擁蓋來迎命
人撤之王深愧服北虜臨邊假貢獻以覘我虛實廷
議推公往諭之虜見公風神皎然詞義峻整齧指羅

拜而去弘治庚戌轉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掌京官
考績每於衆好惡中尤獨加察不爲雷同督造四十
八衛軍冊盡得奸弊而釐革之監龍江瓦屑二樞務
中貴百計陷之不可得守備巨璫蔣琮欲求一見無
由致之一日治具蕭寺托公同僚相邀公及門始知
卽策馬而返閣老丘公濬與冢宰王公恕素不相能
嗾人訐之公飛章劾丘謂其以博物洽聞之儒臣處
經綸密勿之重地乏休休有容之量爲妨賢病國之
徒本之則無焉用彼相時言路劾丘者衆而公所論
辭若緩而義愈嚴疏入舉朝趨之甲寅奉勅清戎山

東尺籍無隱漏建白利害凡十事無不切當復兼刷
省卷磨勘有法方伯而下皆敬服之謂此壯年之老
成者戊子丁外艱庚申服闋轉九江知府平易近民
以通上下之情爲之寬徭薄賦洗冤澤物汲汲如不
及郡當要衝使舟如織公以連歲兵荒一切館穀夫
阜悉損其半王喪柩過郡舳艫數百艘蔽江而下
州縣人夫遭舟人索錢之虐落水并饑餓死者無筭
公編成甲令其互相救援無一失所者內侍戴姓者
尤暴悍亦斂戢無擾公之得民心其事多類此在郡
比九月巡按御史周公進隆以瑞州盜起劫質寸令

奏公更任郡民聞之皆赴闕乞畱不允公行老稚攀送哭聲震野至瑞州卽疏蠲逋賦與民更始先是上司凡盜起必責捕盜官緣此畏罪不以聞釀成大患公上書巡視都御史林公俊謂寬巡捕之法重獲盜之賞盜乃可殫謂漢時郡國多盜聽其自相斬獲以除其罪吏逗遛回避者勿問惟以擒討爲效此策今正宜用林公從之其後賊首王武果擒其黨劉洪等若干人林公深加賞歎久之訛將賊將劫獄一日報三四至官吏士民奔竄一空獨公與捕盜通判甘文紹堅守不去號召民兵以爲扞禦且遣卒入獄防變

文紹家僮唱殺死囚四十七人時有銜公者遂以緝織文紹亦因以歸罪於公坐是繫獄兩易寒暑自以身爲正官宜獨任之無一語以及文紹瑞民繫登聞鼓訟寃事下兵部司馬劉公大夏覆奏得旨還公原職公再至瑞地方無虞良善得所巡按御史臧公鳳特旌異之分守王叅政治獄深刻公執不從曰先儒有云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王卒不得逞公何逆瑾用事與正人爲讐二次罰米輸邊不下八百石計無所出瑞民爭先代輸後以積俸及鬻產償之已已轉江西左叅政分守湖西并嶺北二道嶺北以盜湖西

以訟爲諸道最盡心竭力撲滅爬梳二者寢亦衰息
庚午轉雲南按察使辯釋冤獄旌別屬吏振肅紀綱
鎮守崔某軍卒毆人至死必置之法總兵沐公下人
有犯未嘗少貸沐公亦雅重公片紙追呼必令如期
而至上官邢代兇殘嗜殺白骨盈壑公爲鎮巡畫策
卽擒縛以來竟亦服辜壬申轉雲南右布政使滇溢
爲患隨濬隨塞益源廣未狹理所必至鎮巡屬公治
之公謂必鑿漢厥諸壑始保百年無事乃徙其居民
而鑿之復開于河以殺其勢滇於是乎永利至今甲
戌轉貴州左布政使未及行政廣東尋丁內艱去公
之卒則丙子七月之廿一日也未卒前月有紅光白
空夜降于庭哲人之終固如是哉

貴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張公吉神道碑

楊廉

正德戊寅九月甲寅貴州左布政使張公卒於里第
其子俱以是年冬十二月乙酉旣奉襄大事復自爲
狀并以書抵南京屬廉揭諸神道之碑竊謂此學自
宋儒大明之後浸至于今中間或顯或晦然顯之日
恒少而晦之日恒多有志於斯道者可勝歎耶近年
如吾克修潛心篤志惟日孳孳以至於老斯人豈易
得哉公生有美質四五歲聞父母之命卽不敢違訓
之故事輒記不忘比長耻同流俗信吉好義以名節

自砥礪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捷經
意謂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
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遂歸而屏絕人事力購諸經
及宋儒諸書讀之既見大意喟然歎曰道在是矣於
是益自奮厲以窮理致知爲務體之於身驗之於心
朝斯夕斯略無懈惰在庠序爲異已者所嫉惟教諭
鄭重光爲之延譽提學夏止軒寅常舉以勵諸生成
化丁酉魁鄉薦辛丑登進士明年除工部營繕司主
事搜訪宿弊滌而新之時左道李孜省致位禮部侍
郎妖僧繼曉以符水進乙巳元旦星隕有聲詔求直

言公上疏勸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顯効二
人之罪疏入其黨攔撫公過不可得踰月諷吏部尚
書尹公旻遠貶景東通判時追逮甚急故舊無送者
所携圖書數卷僮僕數人而已景東處西南極邊其
民鄙戾土官陶氏世握郡章一仍其俗公至下令率
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民以事至庭諄諄曉諭使
歸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薄示其罰約無再犯陶始
見公空囊且無室家謀爲置妾不聽以銀器數事爲
饋一無所受已而遣子榮來學榮聞教卽能善事其
父遇母忌日或強以酒肉卽走避之夷民由是信服

漸知中州之化地僻乏書手錄諸經葺齋舍討論其中取聖賢教人修身爲己之要慎獨窮理改過求仁作爲四箴寘座右自勵在郡四年檄走蒙理威楚者半之 孝廟御極覃恩轉肇慶同知肇慶當蒼梧下流頻年苦澇公相其地曰是可以隄同列不以爲然公獨以身任之發民就役皆不令而集隄亘三縣當水暴漲則乘小舟以視衆莫測其至嘗夜雨不止憂形於色坐以待旦經營勞瘁歷三載而後成復爲竇人受衝決之勢民至今以公姓姓竇以公號號隄庚念母后欲推恩所自特遣使咨訪時有

冒椒房親者公躬詣其地得其實以聞辛亥都御史秦公紘爲總兵柳某所誣逮赴詔獄公爲疏曲直秦卒得白壬子進表闕下吏部尚書王公恕素知公部見待以殊禮欲處以提學之職公力辭之癸丑轉梧州知府梧州乃兩廣鎮巡開府建節之地諸司受約東而至者輪蹄交錯殆無虛日供帳館穀不勝其繁民多四徙不樂土著公至凡百節損先是權鹽之利盡歸于守至是出以佐費復推其餘修壇壝廣學舍凡不均之徭皆釐正之於是民之徙者舉相率而歸矣暇日躬課諸生爲講說聖賢大學之道使人知所

嗜嚮尤嚴於丁祭廟樂崩壞嘗延樂師呂應禎聚諸生習之至於將事卜牲之外微而殖韭皆一一徧視觀者竦然生敬戊申考績入京凡贊見當路惟所刻先儒學範晦庵詩略等書尤謹於投刺如一時所尚細書稱謂皆恥為之其見忤於人亦多坐此庚申轉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申教令嚴武備察奸吏擇將領次第兼舉推誠御下其教士以射則懸金為的中者與之又以意創鴛鴦鏡偏架弩倣种世衡教射青澗及韓世忠製元敵弓之法時公於賊深求其故以所轄沿江山川盤結林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斤以去其藏伏之所又以賊恃藥弩中者必死厚募解藥多置換牌重賞間謀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二賊相為犄角而東賊慄悍尤甚遂併力於東數月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戢府江以寧癸亥考績入京有更張公法者賊復乘時而起鎮巡以聞詔促還任 孝廟 今上嗣位值北虜孔熾條陳便宜上之時有旨下廣西取弩手及弩復上疏進正心之說會與地方用事大臣不合引疾求去未允正德改元轉本司按察使明年轉山東右布政使時吏部尚書許公進知公每遇巡撫員缺輒以公

名上之雖 中旨屢寢而所請益力或曰非善處公也許公曰某賢而淹吾盡吾之職耳已已轉廣西左布政使二月發濟南舟中讀象山語錄作陸學訂疑會召馳驛還京將處以重任竟爲逆瑾所沮先是瑾作威福惡公不屈節求賂復不與常以語人希瑾意者嗾布政使車某誣以非罪又權璫修禁鬻鈔之怨鐫兩官除兩浙鹽運使瑾伏誅會吏部尚書楊公一清初柄用欲收人望轉公河南叅政復更廣西壬申轉湖廣按察使癸酉轉貴州左布政使未赴與疾歸第丐休楊公終不舍公覆奏病痊起用而公竟不出

矣公深沈不露天下之人不能盡知其有知之信之必篤其在景東婁郎中某薦之爲知府爲副使都御史閔公珪鄧公廷瓚劉公大夏薦之丘御史天祐薦之劉公復舉以自代數年家居張御史叔安范御史輅復薦之公諱吉字克修號翼齋一曰古城世爲餘干人曾祖諱復新祖諱逸安父諱時昊贈中憲大夫母舒氏贈恭人公事巾憲公舒恭人油油翼翼丁外內艱衰毀踰節葬祭一稽古禮兄躁急委曲承順嘗謂禮之大體有四其冠婚喪三者可守惟祭禮煞用斟酌其行於家最爲精當鄉里化之居常無甚異反

變故之來利害之際則惟義是從無所疑憚家常飲食遇二味必徹其一所御布袍雖累經澣綴弗棄也戒諸子一以節儉訓之書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謂學者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至於隱年就試大爲不可以時方進取乃爾則他日事君可知矣居官二十三年在朝僅僅二載兩罹貶逐久處瘴鄉皆人所不堪者蚤歲微偏於剛中年克養弘裕病且革每旦必正衣冠端坐倦則隱几假寐愛君憂國之心老而彌篤未終前三日聞隣有自北還者猶力疾詢乘輿所在將瞑目不能言復牽故衣以示當易易畢而逝生於景泰辛未正月壬子至是享年六十有八矣所著述有古城集貞觀小斷若佛學論陸學訂疑皆是也常擇取胡敬齋居仁居業錄集之謂之要語

貴州左布政使王君汝舟墓志銘

湛若水

君諱汝舟字濟川別號時齋四川成都府華陽人高祖曰先曾祖曰永忠祖曰義父曰弼弼以進士授知縣擢御史遷按察僉事推贈義御史又以君官推贈弼奉政大夫母贈孺人張氏贈宜人李氏封宜人劉氏君乃李出生于戊子卒于辛卯壽六十君少而穎敏自爲葉陽諸生爲乙卯薦士爲正德戊辰進士己巳爲句容令三載徵爲江西道御史爲巡視陝西茶馬遷爲山東按察僉事整飭武定諸路兵備己卯以內艱去起復爲陝西僉事癸未秋遷爲布政司叅議

分守涼州諸路丙戌遷爲雲南叅政分守金滄道己丑遷爲貴州布政左轄至有賢聲鞠躬盡瘁嬰疾于瘴鄉卒于正寢始終生死以順以正可以無憾矣是故其爲薦士九載旅京聲實隱然則有成就後學之功舉于鄉者三十舉進士者二十卓爲士人之宗其令句容則百廢具興六事克舉其爲御史則激揚風紀其巡視茶馬則茶利均布馬羣弗逸是以有考稱拜封之嘉其爲兵備武定則戎務咸理巨寇以平是以有加俸金幣之賜其復僉陝西保任鳳翔兵備則斬木通蔽訓兵督捕以遏關棧聚剽之寇其在叅議則備待以足供餉有功是以有銀幣之賚羨餘三千悉備公儲其在雲南叅政勘木邦之夷奪三酋之氣是以有銀象之獻還金牌土地之攘其爲貴州左轄破姑息之說勵振奮之氣以消邊患練兵防守會計芻糧以定川寇周天星之亂是以有銀幣之錫蓋自筮仕二十四年節操水清賢能茂者才不究用賞志以歿故曰始終生死以順以正可無遺憾矣

貴州左布政使浙江江先生珍傳

汪

先生年六十所業已謝方伯歸浙江家食九年春秋始老在禮七十曰老而傳先生故不問家任諸子久矣乃今爲可傳也豈家人產哉無亦事畢於國家論定於鄉黨由今而述之後其斯信而有徵與江故蕭姓詐齊梁唐廣明中丞相遵子楨渡江避地遂易江氏家皇墩而墓溪南次子鄭居守之因廬爲里國初以禦寇功稍著其後世世受耕先生父贈駕部公才始用賈起父舉六子叔瓚季珍父命叔季受博士詩季卽先生也季年七歲日誦數百言卽叔什倍

季功怙自以爲不及九歲喪母鄭年十六補縣諸生
後八年而廩先後凡五試庚子始與計偕再上甲辰
舉進士授高安令舊令遞敗高安令下車會不歲孳
孳務賑恤悉捐不急儆無良境內賴之是歲饑而不
害其政省科法務便民夫里在官悉縱還生業有政
一呼輒至卽徵發無後期諸生朱誥豪邑中深結郡
守相會誥傭人疾病死誥嗾傭人婦誣誥所憾者黃
約殺人令得誥本謀反坐誥郡守相力爲誥請卒當
之於是邑中稱平無不悅服戊申徵諸令最者入選
首高安而高安就選天官遂遠吶吶天官意高安必

不樂居臺諫則補主客尚書郎尋奔父喪起官如故
已又喪繼母喪畢謁天官久不除時求禮部者貨袁
州輦相屬也遂以風土不宜請改南駕部郎人言駕
部下喬入幽去人情遠矣駕部笑曰吾故茹淡則亦
人人厭之而吾適口且終身亦各適其適而已會有
新令禁所司毋濫給郵符諸有力者抵部尚書部尚
書許諾駕部不可部尚書以爲言駕部正色曰郎吏
小官奉詔守天子明法公大臣也奈何自上撓之
卒不給會十年一稽尺籍更定快船差乃先期其疏
關部尚書上之得減船百而駕部手籍部署一切請

託不行士伍獲蘇至今稱便由駕部出爲信州守首
捐歲入公費千金檄諸屬吏務洗濯自新不者按治
毋貸永豐紀崇以富賈怨適醉人殭屍於道怨者徒
屍崇舍笏且爲蜚語前守受千金脫崇前守置不問
鄭御史按郡獄信州白崇寃御史退語監司守故少
吾黨卽囚坐失入守獨不以囚富避嫌信州聞之歎
曰 天子遣使者按部中惟此三尺法耳法不當守
何敢輕傅大辟以遠嫌監司默然其後崇事竟白土
清真人張彥頽死 上遣金吾治彥頽喪金吾籍曹
子當封盛意氣又阿 上旨騷驛百端信州遺詩風

金吾勿吐舊德金吾劾郡從事不奉詔狀辭連信州
司隸朱忠僖不直金吾戒勿奏亾何張氏不嗣詔收
真人印綬郡人快之楚囚袁三以粵兵反閩閩撫歸
楚粵分部懼出袁州睨相舍啗三由彭蠡而西三趨
豫章張甚佯言依故主胡督府歸浙江會段御史按
饒信州往告急且曰三必反反必首禍信州信州屬
邑故無城計將安出御史愕然曰此開府事亟請之
信州進曰明公代 天子西巡願就近爲百萬生靈
計藉分彼此境內謂何御史領之揖信州出亟還郡
三已聚黨薄信州乃陰戒壯士登陴嚴爲備三不敢

發則趨玉山而玉山令故冥冥三遂反信州檄數賊
罪無論我兵若賊黨有能擒斬賊首者予千金賊由
是奔永豐入閩終歲乃潰御史按玉山永豐二令罪
狀不及信州顧目屬信州信州終不往謝大以爲望
則以計吏殿信州而吏部習信州良寢其奏會有詔
御史按疆事復及信州疏下職方信州乃從量移去
頃之袁州及御史俱敗檄補鄖陽於家尋轉副使治
兵饒州已復進浙江右叅政先是游民聚族採礦據
西安銅山數寇新都官司莫詰叅政策便宜四事未
及行寇業已破婺源掠休寧且薄歛境叅政亟請督

撫發兵截賊歸路悉殲之遂乘勝錮銅山散其黨復
請以浙東兵備兼攝徽饒迄今十年以復甯聚者叅
政力也尋論功賜金幣進江西按察使行以何轉雲
南右布政使會肺病作投劾歸其年秋轉貴州左布
政使乃復投劾吏部寢不行已而知先生決策且堅
乃許致仕歸老乃就溪上治草堂叔兄民瑩以修辭
名隱隱起及先生辭出見者率右先生相語曰卽民
瑩負前茅終不失爲民璞殿也先生退然曰珍安敢
望叔又安敢贅作者藏名山幸草堂成第篋其中遺
後世耳季年罷胙篋獨誦莊氏屈氏司馬氏書畢謝

曠賓獨股司徒正茂方中丞弘靜程漢陽金不佞道
昆時客邇者墻東拓地五畝闢華黍堂堂下墳者樹
瓜蔬衍者樹秫黍客至率取辦羹食酒漿先生有文
夫子四人既授之室各異庖自信州歸吳夫人無恙
月命諸子舍供具各七日月終二日乃出上庖召諸
子與俱其後歸自黔由吳夫人則已廢視命諸子舍
更以月膳獨童男女豎各二人從客至則膳者進饌
稍溢則佐以公糈有上客則諸子饁鄉大夫居家無
如先生適矣先生既歸田里屏冕衣裳卽杖屨出遊
率歲月一至漸江上見者不復稱方伯第呼漸

江先生云

貴州布政司左叅政何公淡傳 黃佐

何淡字中美順德人天順丁丑進士除知山東濱州
適蝗旱淡至以勸相耕農爲首務定糧役料物以貧
富爲差書爲由帖預給之聽以粟麥布絹通融折納
其病民者一切罷之及期不待督而輸賦集暇取呂
氏鄉約教民榜每鄉慎選老人親爲演說大義使訓
其間里按季查考民以惡聞則名其鄉老泣謂之曰
吾不能化若與若不能化鄉其罪一也然吾則罪首
也民苟三犯吾當自劾求退於若何如各慙謝而去
訟爲之稀例得皂隸馬夫折薪錢悉移應公務乃新

學宮脩禮器延聘師儒聚民之秀者日夕教之初士
習鄙悍解額荒甚自是科第煥赫甲於他州輿論稱
其廉明仁恕政務畢舉民安其業所定徭役後守宗
以爲法會丁內艱去士庶萬餘人爭哭而留之憐其
清苦乃醵錢二十萬相與謀曰我公素廉不受踰境
其受乎付鄉老余良勝與至臨清致贖淡正色却之
良勝負還散於衆不匿一錢益化於淡也後貌淡像
祀諸龔遂祠服闋入爲工部虞衡員外郎陞湖廣漢
陽知府教民力農爲築陂堰使時灌溉江右布商羣
來誘民取倍息因之興訟相讐殺痛繩之民始有寧

居尤重學校所教髦士多取甲科前此未有也陞貴
州左叅政時生熟苗相攻郡縣騷然撫巡集議用兵
請淡招之會朝命下如淡言撫巡卽檄淡往淡單騎
深入諭以威德遂釋甲返故土尋以親老乞歸得免
時年纔五十餘與從弟副都御史經內弟叅政李懋
同時致仕人訝以爲難淡居官三十年俸祿皆以助
公費家產無所增貧至不舉火自處晏如也暇惟謀
僕種園蔬以自娛知縣吳廷舉稱爲吳隱之流亞分
俸糶之張詡贈之以詩謂其清奪粵江水清奉年七
十五

貴州布政司左叅政汪君鳳墓志銘

李東陽

叅政汪君既舉成化乙未進士其子工部郎中俱舉
辛丑翰林編修俊舉弘治癸丑檢討偉舉丙辰國子
生佃舉戊午鄉貢皆出君教衣冠甲第之盛士大夫
蓋侈言之比俱以病歸卒于途越六日而君卒聞者
又相與哀之曰汪君固止是哉君諱鳳字天瑞初
命爲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精練法比然慎
不輕決每大寒暑獄囚多瘐死君謹掃滌時食飲又
慮重囚苦齧鼠特爲蓄猫自是死者絕少尚書雅重

君諸司章奏必令參定乃上聞草便宜疏亦以屬之
值詔例薦可任布政按察不果擢擢漳州知府君聞
有羣盜勢甚劇過郡不至家而去時上官欲以叛聞
因大發兵爲功賞計君曰是不足動衆可撫定也乃
揭榜要路諭賊福禍賊感悟多散去徐引兵蹙之果
就禽滅初民欲入城避賊君曰是自爲亂耳亟止之
不易市集竟亦無他繼又新學宮及諸公署徙獄近
府治作捍海石隄治諸屬邑水利民大稱便立保甲
法盜無所於匿郡境有禽人野處山谷君槩加撫賑
皆聽約束或詣庭求直民有訟不直者誣奏及君復
下君理分獲重譴君不施笞掠以理折之其人愧服
此二事尤人所難者君既抱才器高自負許不帖帖
爲人下坐是忤物爲有司所裁弗克自盡居六七年
意忽忽不樂將棄官歸始擢貴州左叅政道延平得
熱疾昇至家半月遂不起是爲庚申八月年五十九
而已君魁岸閎濶善論議少治經學多所自得有司
錄其文以傳尤識當代典故其教子用家學不求外
傳俱稱能官俊奇於文且有識操偉亦然其爲庶吉
士皆在予門予用是徵君之教爲多君在郡督諸生
躬爲啓迪皆以爲聞所未聞亦師事云君之先出越

國公華元自婺源徙貴溪高祖祿卿徙弋陽入國
朝遂定居焉祖志福舉永樂庚子鄉貢歷岷府教授
以高郵州吏目致仕考仲端累贈南京刑部郎中

貴州布政使司右叅政羅公安神道碑

何孟春

楚有大君子爲南洲先生益陽羅公成化戊子舉鄉
貢戊戌登進士第庚子授戶部主事丁未擢山東按
察僉事弘治癸丑遷四川按察副使庚申陟江西按
察使壬戌改貴州右叅政明年乞休不俟命歸閱五
年正德戊辰卒于家公初命在戶部時嘗使兩廣有
清幹稱監收泮石橋芻粟中貴無得撓以私者督漕
河糧運至天津聞侍郎杜公謙請畱糧十萬石于臨
清備賑卽疏論通舟楫地放荒尚堪區處京通二倉

歲儲有限豈可輕借 上爲停給其半濟寧因內臣
進貢夾帶貨船塞運道公籍其物于官且劾其人自
此糧運無阻且各先期至其再命在山東時提督畿
輔屯田挾摘姦蠹聲驟起寧津民唱劾東嶽行祠庀
材範銅奔走遠邇公下令亟毀之材木移葺黌宮鉅
像銷爲祭器近京雋所奏缺俸糧欲于預備倉借支
公言此倉爲民防議而設今之暫借又須有司補還
是民未受惠先受害也查得某府庫積銀錢若干相
應擬價折給部議從之巡撫都御史張公鼎清查保
定牧馬草場公曰連官軍侵作已業已久一旦迫使

還官彼必生怨奈何張不謂然及聞變且不測深服
其慮爲中止其三命在四川時專任整飭叙瀘等處
兵備適大壩賊猖獗撫巡議興師甚急公至旣閱邊
務率先守帥以數十騎躬出招諭不避巖峻凡所肇
畫動中機會羣僚畏威遂伏聽命馬湖故夷郡世主
安民鰲虐用其衆日殺不辜兇猷孔熾有詔誅鰲藩
閩來會公謀集丁壯守要害礪鋒刃以俟俄而巡按
御史魏君英公謂發夙所遣進蹙之鰲窮窘就縛先
時沐川長官司女子與其族爭立有司奏 之遂擁
衆自衛徵所署印累年不發地方爲挾撓公密謀于

諸君曰馬湖平沐川勢孤乘此治之如破竹矣衆以爲然乃撤銳卒千人往擊之沐川果震恐卽日奉印綬出公之始入蜀也安鰲遣人來迎有黃金及土產異材之賂公庭叱而拒之及是鰲被擒撫巡會審間公舉卻金事詰鰲鰲叩首謝坐上相顧歎服公嘗緣他事道播州播之宣慰以金寶帶爲餽公責之宣慰曰此土官事當道常禮爾願公勿異公辭色愈厲乃持去後聞公却鰲金事曰吾得罪于公矣鎮守內臣奉旨行屬採玉督併嚴甚蜀地素不產此屬吏捧檄惶駭無措公上疏詞誼剴切遂得已雲貴道經大壩

永寧永寧蠻以易茶爲由每出行劫土官莫能禦公易置堡砦設集場于境上立通把主之商旅稱便戍珙青山各種變囉與漢民交易輒致爭殺議者欲建長官司不果公團集工者使成村落而禁諸變囉于本境交易不得更互出入至今民夷各守其業不相凌暴公持身清肅令行事立辨他如修浚陴隍儲峙廩廩作興學校表章文獻增創船塢理雪冤滯注厝之美不可殫紀瀘人嘗立公生祠于尹大師祠西而刻石以繫其去後思焉其四命在江西時資級旣峻憲度益嚴舉刺必協六條宿弊爲之一洗所決獄疑

無慮百數權豪請囑力拒弗從利害在前不少爲避
忌寧藩暨鎮守內臣所倖愛廝養有犯皆痛繩以法
或銜之不置思加中傷顧偵伺無所得其五命蓋當
道亦有弗悅者因其言改調貴州俸秩則仍視前職
當道論定固又將保任公也貴州其年普安用兵公
寔兼督餉之責總督尚書王公軾入境首趣公至多
方籌量公以身任之軍前足用先攻陸陸寨次渡盤
江遂成大功公之贊助居多凱旋未幾廷命治先啓
釁失機者罪撫巡委公勘覈成迹其實地方兵過之
餘官私耗匱公宣上德諏下情勸分平糴均息徭役
蠲減煩苛得牧民體其幾先勇退僚友有勸留者不
聽 孝宗錄公前督餉勞差官就賜金幣 武帝卽
阼思進階中奉大夫其卒距其生正統己未享壽七
十公諱安字時泰其先廬陵人宋建炎初有號雲蹤
者請社潭洲始家益陽曾祖太珍不仕元世祖允敬
國初辟人材亦不仕考時敏世其隱德用公貴贈戶
部主事妣王氏贈安人

貴州左叅政羅先生璞墓志銘 羅欽順

先生諱璞字宗溫石齋其號姓羅氏吉水樵林里人
大父諱汝敬累官工部右侍郎聲望焯著父諱勉遂
贈奉政大夫紹興府同知母曾氏贈宜人先生生有
異質雙瞳炯炯三歲喪母卽知捫棺而哭長從仲兄
瑄叔兄瓚兩貢士受業成化甲午繼領鄉書辛丑再
下第歸偶因事他出一夕心動匍匐而返則奉政君
屬疾已危遂獲躬承治命凡四上春官不遇都御史
任丘邊公稔其學行延致爲子姪師諸達官亦相繼
遣子就學悉心誨誘多底于成若今少保序菴李公

其最顯者居兩年是爲弘治己酉所知多諷以宜及時有爲乃幡然勉就銓試太宰三原王公偉其論擢寘首選奏授紹興府同知同知以清戎爲首務初至歷稽前政率無可攷乃出己意創造歸衛歸姓二冊一覽卽洞見本末弊無所容當道善之下其法於列郡山陰民有婦弗檢事覺自盡其父誣壻殺之獄成令手先生當覆訊具得其情謂其令曰此律有明文自當勿論可濫及無辜邪其誣 白蕭山海塘圮承檄董千夫往築計丈分授之令簡慮周功以時成而高壯可久濱海之民大蒙其利每祈晴禱雨多獲奇

應蒞任凡九年賢聲藉甚屢爲當道所薦擢思南知府府治依山無城郭盜賊虎狼積爲民患首設方略築土城以爲固甃其四門置兵守之前患頓息新學校選生徒親爲講說以開導之撫民以寬御土官一以法土官有張羽者以餽茶爲名中藏金銀器數事輒斥去威令大行踰年苗賊米魯等作亂朝命大臣總川湖雲貴兵討之先生被選督餉一夕次查城驛偵知賊中陰謀亟伏兵要地爲備夜二鼓賊果至伏兵起而擊之獲其酋黃實熊大輔喜動軍門進至關索嶺馬驚逸墜崖下息僅屬信宿小愈卽強起治事

比賊平芻粟未嘗乏供也捷聞有白金綵幣之麥餼
遭論免官先生聞而歎曰貝錦成矣吾何爲哉但當
訓吾子孫以報國爾竟以平賊功陞貴州左叅政致
仕歸則放情山水闢養高別業構獨清亭以居讀書
哦詩惟意所欲嘉賓時至相與劇談暢飲意豁如也
孝友之誠老而彌篤葺祖祠表先德修族譜經理先
塋皆盡心力而爲之正德己巳盜起于鄉與曾南泉
憲副協謀創立保伍以折其勢辛未流賊逼境復尋
初約聲勢張合羣兇竟莫敢犯一鄉賴之嘉靖壬辰
壽九十適遇 國慶覃恩 誥封中憲大夫頌禱篇

章多大手筆皆其傳經啓後之效也先生清明康俗
而心志尤樂應酬賀客終日無少倦見者無不贊歎
以爲人瑞云乙未初夏感微疾七月二十七日端坐
而逝

貴州布政使司右叅政陳公良謨墓表

王世貞

隆慶壬申之三月致仕貴州右叅政棟塘陳公卒於家年九十一矣而公之鄉搢紳大夫諸生吏民環顧咨嗟而歎曰公胡不百歲也則又曰疇復有篤孝揚都安人矢天而撫公以長也公自以生不及識承德公親遺像輒涕覆面事都安人蒸蒸敦謹四十年一日也舉進士需選則棄之歸省都安人卒毀瘠幾殆服除廬於墓者五載而始出蓋嘗走海內名公卿若

邵文莊王肅敏輩志表哀誄數百千首以不朽都安人而公後篤老矣居嘗祭伏泣祠下孺子慕也則又曰疇復有難進易退恬穆如陳公者乎公有聲邑諸生間爲易甚精而屬鄉試安吉廖守奇公材而謂歸安武令當入叅試事且治易也以一束帛俾公贊武令公固謝弗肯往已武令果叅試而薦公預鄉書廖守始得公謝弗往狀不懌至是乃服曰吾不如陳生遠然武令胡渠能識汗血哉公舉進士八年而始得工部主事時且有給事御史選謂少需之公趣辭之官

爲祠部遷車駕員外郎爲刑部郎

再改儀部徘徊郎署者十年而始得叅議溯省再選副臬事滿考而始得叅政貴省以道遠多瘴不欲傷親遺慨然致其仕歸僅五十七歲耳家食分三之二御史先後尉薦亾慮數四而公無尺字走燕中竟老弗起也則又曰疇復有循吏爲德於國如陳公者乎公之攝泉徂徠蓄洩啓閉以時卽尊官巨璫毋得越糧艘畢而先糧艘畢卽客舶以次魚貫進不爲苛峻以待漕卒商旅懽浹道矣而遠邑壩夫來受役者八百人所募倩而猾卒持至十金不止公盡革之第徵人二金畱郡庫大約人省可八金而三歲獲四千六

百金之羨以備河大興公小暇輒召諸生講說經義
貧則爲繼膏油諸生多顯重者吳太宰嶽憲副孟祺
其選也爲刑部而王勇者挾戚畹張甚嘗道粹潘御
史會以訟事入部戟手語侵尚書尚書第唯唯遣出
而中恚甚試以屬公設法捕得之窮治姦狀論如律
叅議時督太和山不私其山佃人出其饒者俾佐州
民役州爲稍蘇副使時所平亭疑獄若而人所縱舍
株累若而人至於緹貪墨抑豪右侃侃在法表闔部
肅然則又曰疇復有貪廉于官于家少老一致如陳
公者乎漕河柳楂利歲千緡泉夫曠役亦千緡太和
山佃人亦可千緡香金並稱之公前後悉以歸官中貴
人守太和者冀交驩公誕日得公詩袖數百金及他
珍物爲報公怒欲劾治之急麾出長跽謝過乃已公
歸而里橐蕭條山田百畝恒蕪藿食勿計也有巨商
介公友書爲沈侍御居間侍御公所厚始心許之徐
出千金爲壽公遽入內竟日不復出蓋湖俗士大夫
以財相高獨見公口不敢及利矣則又曰疇復有矩
脩內外行醇懿如陳公者乎公十四而爲邑諸生時
當護月邑令司諸生成躄踞相諍咲公獨默跪不少
跛倚令奇之曰是兒國器也蓋生平無登變破老之

好矣則又曰疇復有長厚爲德其鄉如陳公者乎公雖窘無檐石儲然姻黨宗族有待而舉火者公所恩施人輒忘之人所恩施公卽一飯弗忘也或謂公當修邾公曰我固不知邾也其爲長者如此則又曰疇復有博學能文章燄然如陳公者乎公十歲而能歌詩於書鮮所不讀所著有天目山房存稿山房摘稿和陶小稿見聞紀訓弦韋纂要族譜數十百卷藏于家知者以爲有會昌昌黎風公意弗屑也蓋九十而讀書琅然不衰所請揮灑立就矣則又曰疇復有見道明性洒洒卽詣如陳公者乎公嘗從學湛氏與鄒

呂諸君子游然其絀門戶杜口耳要之有當於心者非師友所得與也始而主誠終而湛然忘之一切世好如洗畱不戀生逝不厭囂其真有道者歟已而復次嗟歎曰公胡不百歲也蓋公嘗從吳興社其社之老大司空蔣公劉公大司寇顧公輩雖少長於公咸推遜公以爲弗如而諸公亦後先物故獨公在公長身玉立矯矯若雲際鶴老猶能細書聰明強識好奇之士以爲當仙去不死胡但百歲也而今已矣則豈唯搢紳大夫諸生吏民哉蓋天下之人惜之於是公爲儀部郎與試南京知名之士三十有七人而先司

馬府君與馬府君之子世貞嘗按部吳興謹因搢紳大夫諸生吏民之論而表之曰有明賢大夫陳公之墓公諱良謨字中夫別號棟塘有子二人敬則孝則敬則最賢而文其先系配嗣生卒月日詳志中

貴州布政司叅議尤安禮傳

尤安禮字文度長洲人父義字從道元末師陳慕學辟樞密掾遭亂屏居二十年洪武中舉人才授湖廣布政司經歷以廉謹稱性沉厚明哲處患難不失守著元史輯要藏于家安禮尤純厚少從父寓武昌與楊尚書翥楊文貞士奇友善相厲以德業歸補生員巷邂逅一姝若將獻笑者安禮亟引去後不復由是路同學生陳文學當遠戍泣告安禮吾必不生還妻當弗能守奈幼女何安禮曰安禮存子勿恤此吾有子當娶之也而陳果死妻乃克守義安禮無子以弟

之子爲後印聘之弟以女有疾不可安禮曰吾豈食
言於亾友卒娶之安禮教諭崇安秩滿諸生詣闕請
畱上命增秩還任尋擢武庫郎中有馬主簿面肆
謫詈安禮走徐言馬君改常矣旬日馬死擢貴州叅
議病歸不出太守况鍾朝京師文貞問安禮起居鍾
謝不知及歸往候之見所居隘陋欲割官地益之堅
謝不受安禮平居若無可否至辨認理欲毫芥不苟
孫淳字公厚爲平陽教諭遷知鉛山縣改永年居官
廉慎致仕歸卒

貴州布政司左叅議杜公詩行狀

張鳳翼

公諱詩字與言始祖仲源自蜀徙吳遂占籍爲吳縣
人數傳至東原先生瓊篤行博雅潛德弗耀吾吳談
文獻者指必首屈東原先生先生以子侍御貴贈文
林郎祀鄉賢公五世祖也自東原先生至寺副君世
其德是篤生公公生稟秀慧舉止端莊與常見殊祖
父咸以亢宗自之第羸瘠多病不欲督以佔俾而公
獨奮勵不窺于園究心經史罔有遺力尤精于易不
啻韋編之三絕而已弱冠遊庠校聲籍籍起督學楊
直指號爲知文一試首公後此諸督學無不列公高

等者由是從流者日衆已酉中應天鄉試凡五上公車乃慨然歎曰丈夫學貴有以表見將矻矻老明經乎于是則就選銓曹冢宰讀公試卷器之俾司常德理常德俗故健訟好盡其辭公無事發摘而兩造帖服監司知公才宜盤錯乃檄公查盤靖當湖北銅鐵魚課之利衝守歲多侵牟公發其事無所避先是州儲穀舊守既漁其利復紊厥籍繼至者無可稽多坐監守自盜當是時應謫戍者四人公爲集官吏悉心稽驗積歲所入更浮于出乃爲雪四人罪上下服其公明焉綏寧縣治密邇于獠其城多廢堞公亟以庫

銀葺之不三日獠果入寇無所得而去州人以爲非公先見民且不免剽掠也銅鼓俗故獷悍其不逞者羣而軟血立盟推其豪爲之魁號曰華款武斷于其鄉有違華款令者家立破民苦之甚于盜大吏議勦公單車赴之名所謂華款錢周君者諭之諄諄數百言大都言三尺不可犯毋僥倖旦夕坐待俱斃轉禍爲福正在此時周等初率百人衷刃庭下左右莫不愕顧及聞之泣數行下咸謝罪求自新不浹旬諸渠魁相告語散遣其黨公假便宜以牛酒犒之導之金鼓以示甄別聲聞五開咸寧間莫不爭先款服竟不

煩兵也隆慶丁卯遴與楚省鄉試事閱卷得數人俱前列又皆楚材也武備文事聲冠一時監司劾薦凡四例且得行取守則媚公而擠之使不得與取然亦不失廷評之擢辭常之日行李蕭然擔夫有以踣破一筭衆目視之皆圖書墨楮也楚人益信其清云官輦轂下寓僧寮數椽僅僅蔽風雨務清心致志叅酌讞獄期情與法比必文無害乃已有疑獄則爲平反卿佐以下竟莫能奪雖有功之以恕求情不是過也辛未遷右寺寺副壬申 穆廟賓天公捧哀詔使南北直隸暨兩廣諸守臣贈遺毫不入橐識者避之乙

亥擢僉四川按察司事蜀鹽務最夥舊有專官至是方議汰冗乃併水利驛傳茶法爲一道特賜 璽書以行公至蜀悉爲究心凡法所因革必簡必便若竈戶樂輸而鹽課以贏私易有禁而茶法以肅騷餼均節而軍民兩便一職旣兼衆善悉舉焉藩臬長一時有事離任公攝二司事案山積吏蜂擁待署公口耳受授若流戊寅入賀郡縣吏有長夫之饋公槩卻之監司騰薦有云一塵不染之操庶務兼理之才皆實語也撫臣以庶其同年故與公有隙公屹然不動笑曰吾心事如青天白日安能視人眉睫耶卽移病撫

臣慚悔投刺問安御史相與強之起乃出視事無何
擢貴州布政司左叅議分守貴寧道經銅鼓等鎮軍
民羣聚觀之口是曩時散遣華款者也時烏撒與烏
蒙爭地界讐殺積有年公至以數語諭解兩酋心服
聽命上官安國亨地界黔蜀間富强爲諸部最所爲
多不法前此出兵勦之反爲所劓僅奏褫其冠帶薄
罰示創而國亨求雪不已分巡勘其事業已爲所餌
第以地相管轄必得公成議乃可復分巡于勘事時
遜容祈公公以此酋雄黠難制今尚爲姑息若復假
名器是爲翼虎將來弗靖孰任其咎分巡語塞撫按

竟足公議分巡大銜公值庚辰大計其鄉人在銓司
遂得中傷公以年老致仕報至公怡然就道曰吾志
也懸車已晚矣撫按藩臬咸惜其去求其故而不得
公亦不言士民攀轅乞留公爲遲一宿乃行其分巡
竟以賄敗公歸家杜門非公事不謁官府或勸之爲
子孫計公曰吾累世儒素食貧常耳且今後世爲清
白吏子孫不可乎公忠孝天植友愛兼至自通籍以
至懸車事生以至追養敦睦則緩急必問締交則存
亾如一第其嫉惡庇善激濁揚清本于性成遂以感
觸嬰疾不起嗚呼哀哉公卒萬曆十六年四月去其

生正德十三年三月年七十有一

貴州按察使胡器傳

實錄

貴州按察使胡器字士璉江西新淦縣人洪武中由國學生授普安軍民府通判練子寧薦其賢陞泉州府知府時郡積弊政器一切革之而興利於民父老朔望謁見必使誨子弟遷善遠罪郡中翕然從化每判死刑及徒配案輒悄然心憂曰吾爲民父母不能導之善是吾過也郡諸生久廢學器申教養之令而躬督之諸生駸駸有成召修永樂大典民耆老有號泣送之者泉後更數守其民思器不已益其治民撫恤如子養之教之惟恐或傷陞貴州按察使治尚寬

簡而法不可原者亦不貸民夷咸敬愛之三載入覲
年七十一乞致仕從之歸未幾以宣德三年卒器爲
人和厚簡重言必循禮而持行有恒云

貴州按察使涂公謙神道碑

劉定之

涂公諱謙字恒讓豐城人曾祖文德祖國昇仍世不
仕父永載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母高氏封孺人皆以
公故公少受父命與諸弟各治一經年十七能以所
業試江右雖未薦然今都御史石公璞在藝場奇其
才取補郡庠生正統乙丑舉進士歷官雲南道監察
御史山東副使貴州按察使甫命而卒其爲御史值
聖駕北巡未返議建儲以繫邦本議禦虜所當務
者數事皆見嘉納行河南革奸擊貪之餘爲士子問
難經史以開發之行山西時邊寇甫退修亭障缺彼

補卒伍失亾無鄉井滄殘又爲之虔禱得雨以甦旱
武帥以兵興多故旣請罷緣邊儒黌又欲并罷其稍
近內地者公力言其非得皆不罷其爲憲副以輿隸
有常額而多者或至倍蓰俾輸貲免役傷廉尤甚於
是額外悉斥去之僅使不令出臺門慮其或交通假
託爲奸利理冤獄死得生者踰十重從輕者過千治
河沙灣効勤累歲賑饑青州諸處官出白生三千兩
勸富室出粟三萬石民賴以全濟去雷所部郡邑守
令以下官巡撫大臣以公無所曲徇多從之去者無
怨言臨清當南北京衝要以公鎮其處庾卒衆而猾
出納爲患汰減之有司就官地造買肆收賃錢入已
奪以給公費值歲又饑分就食者居于神廟與老釋
之廬飼以糜粥病給藥餌死則擇隙地瘞焉爲勞過
于在青時所活者彌多前此未遇時人有傲侮之者
及旣顯待以禮終身儉約自將不以祿入旣加變其
常度詩文慕古有觀風朝天奏議等稿若干卷卒年
三十有九時天順元年五月也予觀當時所託以清
庶政者憲臣不爲無人然克舉職若公亦鮮見矣方
漸起也而天遽奪之何哉豈不可悼歎乎

貴州按察使于公鏊墓志銘

韓邦奇

公諱鏊字器之號雲心于氏之先本楊之儀真人勝國末諱彥成者徙籍于滁洪武初彥成伯子小乙從戎鎮江衛卒從高祖忠嗣之改編滁州曾大父和來省樂其土遂家于滁父謙號南溪母莊氏成化六年庚寅正月八日生公公生而穎悟甫十九歲廩于州庠弘治壬子應天鄉試中式春試弗第卒業太學歷事刑部留心律例諸生或曰于子學養子而嫁耶將備大人之事乎公曰書言典常作之師是 祖宗創述精意一代法程也況今日歷事乎非昔國學諸生

也正德戊辰登進士授戶部主事部送太倉銀十數萬給邊羨餘數百悉籍以付主者嗣部檄主守徐州倉以慎修聞庚午時太宰以風憲重要宜博選天下知名有劾士克之且以其事密付文選主事韓邦奇兩京部寺及府佐以下預選者三十餘人公爲優馬改授廣西道監察御史公有憂色曰朋益之害可榮鼎重之勝可懼也而御史之聲名乃著通歷三載奏最於是南溪翁封文林郎監察御史莊贈孺人繼母周及室余并封孺人尋奉勅督長蘆鹽法兼視河道所至剗弊剔蠹風裁自持時薊賊楊虎等大掠河

間諸郡縣勢甚猖獗公適駐滄賊前驅猝至城守遁去人情惶駭莫爲守賊登城驩甚公策賊勢從非得已者服朱衣坐臺中臺面城邇賊從城上望見公相戒曰毋驚動欽差果相率詣臺門乞命公諭以無畱城中及殺人劫庫自非首惡竝許自新皆權呼羅拜而去公命吏數輩招降數百人賊勢

兇就縛後按巡宣大宗屬監軍廝養誘脅太戶包納而率乾沒公私受蠹公廉知之詭曰是多詐譎焉有帝胄中貴不自愛重者掩捕十數人治其罪勒限令償上下肅然莫敢犯踰年代還有武臣獻其妹侍

武廟而憑籍寵靈緣爲奸利公率衆御史攻之不
報抗疏再陳至曰不韋進美姬而潛易秦春申成李
園而卒傾楚明皇寵祿山而幾危唐亦不報左都御
史彭公慎許可獨器公令與張御史准看詳諸文字
會大理寺丞缺員銓部欲擬公公聞之急白彭公言
故事官卽等當以俸差周御史倫實先于鑿階弗可
越彭公歎曰君可謂虞廷之吏矣丙子陞浙江按察
司副使浙爲大藩獄訟繁劇號難理公治之易初孝
豐土豪湯毛等負險拒命積歲不服 上命都御史
張公津提兵克之公與議協有白金文綺之賜壬午

今天子龍飛覃恩臣下南溪翁得與公服色同進
金紫旣陞山東按察使初余孺人卒繼室宣聖裔孫
及使命下公引嫌求改適考察當路有銜公弗徇者
爲非語中之遂調貴州公曰吾拊心無怍已矣人言
詎損我哉欣然抵家拜先隴登堂稱壽召昆季姻友
陳說平生無幾微見顏面乃抵貴貴俗故龐厚又莫
有撓者公甚安之嘗曰得行其志者其貴陽乎乙酉
入覲然公意亦倦游矣遂致仕時年五十有五南溪
翁旣八十翁之弟率菴居士亦七十有七皆白首棗
強歲時公率弟姪泊子若孫殆數百指拜階下人歎

羨以爲難得公自筮仕至休致一廉自持比歸篋無
餘貲已而貴陽舊僚致前未支俸七十金至付子弟
令綱紀以贍生家始日裕乃買田左山之麓構屋其
上蔕蒔花木義興杭公淮額之曰上泉莊因自謂泉
莊老農且爲莊之十四景各有標題徜徉瞻眺超然
有舞雩之意且曰景外之景標題豈能窮哉南溪翁
病公侍湯藥如少兒既卒斂葬虞祔一如古禮比禫
則公年亦七十矣與鄉先生爲清平會公自里居雖
絕不干謁然不忘拯世之志凡有可以便民裨治者
必告有司傾懷無吝問學務精詩文不事模擬而能
道已所欲言尤究心六書之學平生精力健甚幾八
十燭下猶能作蠅頭楷書衆以爲雖耄耋未艾也乃丁
未冬病胃痛藥不卽功以今戊申春二月卒享年七
十有九



國朝御製

卷之二十一

四十四

49001
1000
7/1

